

●李洪俊 著

桃园之恋

●安徽文艺出版社



00074394

桃园之恋

●李洪俊 著

I247.5/212 C



290606791



I247.5/212 C

●安徽文艺出版社

桃园之恋

李洪俊 著

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

(合肥市金寨路283号)

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11 插页: 2 字数: 210,000

1990年11月第1版 1990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5,800

定价: 4.30元

ISBN 7-5396-0422-0/I·371

序

梁长森

我答应给洪俊同志的小说集《桃园之恋》写篇序言，还是春天的事；由于事务缠身，及至动笔，已是酷暑季节了。坐在灯下，虽难免汗水涔涔，但我的心里充满了读到好作品时的激动和喜悦之情，还是兴致勃勃地进入了角色。

洪俊同志的小说，我早就读过；和洪俊同志相识，却是今年春天的事。他是一位“老铁路”，负责着客运方面的工作，已经够忙碌的了，但他居然利用业余时间在学习园地里笔耕不辍，近几年就发表了几十万字的作品，这种对文学的热爱和追求，这种干劲和毅力，这种尽可能地多为人民做点事的精神，本身就是很感人很值得倡导的了。也许是由于从事文学创作活动，提高了他的文化素质，加深了他对社会人生的认识，使他的人显得很有修养、很有风度、很有个性。他面带微笑，精明干练，是一位对生活对事业充满信心的人。他豁达豪爽，爱憎分明，乐于助人，颇具北方男子汉的燕赵风骨。他英俊洒脱，谈吐自如，浑身充满人到中年的魅力。我喜欢和敬重这位“老铁路”，颇有一见如故之慨。人们常谈论人品与文品的关系，从洪俊的为人，我相信他是一位热爱生活、关心人民的欢乐与痛苦、执著地追求真善美的作家；待我读完了这本集子中的作品，更加深了这种印象。他生活

在铁路职工中，是他们的丰富多采的生活促使他拿起笔，去“为人生”而写作。他走的是一条坚实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。我偏爱这一类型的作家。

洪俊是一位勤奋的作家，也是一位成绩突出的作家，在我省的业余作者中可谓佼佼者。

贴近现实生活，写熟悉的人和事，又跳动着时代的脉搏，是洪俊的作品的显著特色之一。他的作品基本上取材于铁路生活，这是他特别熟悉的领域，所以他的作品的内容显得真实、充实，根本没有矫揉造作、胡编乱造的痕迹，读起来极为亲切。熟悉生活是创作的前提，但文学作品不是照搬生活，而是对生活的发现，没有发现便难于创作出称之为文学的作品。洪俊对生活静观默察，善于从中发现出被别人忽略了的东西。给铁路职工送中饭，这是铁路上极平常的一件事，《中餐速写》却抓住这件小事，把几位女职工的音容笑貌写得活灵活现，并从她们对饭菜好差的议论，流露出她们不同的情趣、情调、追求和精神境界的高下，令人回味无穷。《列车长办公席》围绕一个座位究竟让谁坐，揭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：我们的公职人员究竟是为人民服务？还是为自己服务、为亲友服务？一件小事，照见了几个人的不同灵魂。两篇作品都不过千把字，也没有什么复杂的情节，只是生活的一滴水，一个浪花，却写得极精致、极富情趣，照见了一个人生的大世界。我佩服洪俊发现生活底蕴的眼光。但洪俊的眼光并不局限于铁路生活，因为铁路职工本身就和大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何况涌上列车的人是千千万万、形形色色呢！所以洪俊的视野是开阔的，他的不少作品都涌动着时代的大潮，回响着生活前进的足音。《新楼女老板》就把城

市和乡村、国内和国外联系在了一起，写出了改革开放年代的众生相，有着不无启迪的重大的社会意义。

有着鲜明的倾向性和倾向性的自然流露，是洪俊作品的第二个显著特色。有人认为，社会主义文学所以不够发达和繁荣，就是因为太强调了倾向性。我们说：不对！任何时代的优秀作品，都是有鲜明的倾向性的，只不过社会主义文学更强调自觉地体现倾向性罢了。当然，这种倾向性不是政治宣言，不是哲学讲义，而是艺术地体现出来的。正如恩格斯所说：“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，而不应当特别把它指点出来。”洪俊自觉地追求真善美，无情地鞭挞假恶丑，爱憎泾渭分明。《杜鹃——血样的花》写的是一个小站上发生的故事。老站长对杜鹃姑娘从生活到工作都是无微不至地关怀，甚至象老鸡对小鸡那样爱护她、保护她，实在令人感动；但实际上这种好意包藏着巨大的私心，就是要叫杜鹃做他的儿媳妇，杜鹃一旦不从，他便刁难她、打击她，使杜鹃的地位一落千丈。情节的发展，显露出了老站长虚伪、自私、卑污、残暴的灵魂。而杜鹃的恋人徐文进，初时对杜鹃爱得不谓不热烈、不真诚、不纯洁，但在最后一刻却显示出了他也不过是一个市侩小人。当此公得知老站长的儿子曾强迫过杜鹃时，他不仅不去调查事实真相，为杜鹃伸张正义，反而勃发了动物式的冲动：占有杜鹃，讨回他过去的“付出”。温情脉脉的爱情面纱撕去了，露出的不过是一副贪婪、庸俗的商人面孔。而杜鹃姑娘不畏高压、不受利诱、不受欺骗，艰难地走着自己的人生之路，灵魂得到了升华。这篇小说有着很强的道德意味，却没有单纯地进行道德说教，而是在人物交错的关系中、在情节的合乎逻辑地发展中，碰撞出

善恶美丑的火花。洪俊十分关心低层人民群众的命运，常在作品中为他们所受到的不平、不公正待遇和种种灾难大声疾呼，对制造灾难的坏人或权势者给予揭露和打击。而故事的演进，多是好人的冤屈得到了昭雪，至少是看到了前进路上的希望；坏人受到了惩罚，至少是丑恶面目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。洪俊这样地把握生活，我觉得还是比较准确的。在我们的国家里，虽然还有大量阴暗丑恶的现象存在，但它们毕竟不是生活的主流，毕竟要被充满积极、健康、光明、美好的生活主流所战胜、所取代。洪俊对社会主义充满热爱，把握住了社会主义社会生活的发展规律，其作品总的倾向是积极的、健康的。即使有的作品大部分篇幅是描写假恶丑，也是为了映衬真善美，提倡真善美。

饱蘸着情感写人物，把人物形象塑造得血肉丰满，是洪俊作品的又一显著特色。文学是人学，作品的成功与否，关键是看人物形象塑造得如何。洪俊的作品多写普通群众，即所谓的小人物。他努力发掘他们灵魂中闪光的东西，对有些人身上的脓疮和锈斑也给予恰如其分的解剖和清洗。白玲（《新楼女老板》）是一个美丽的姑娘，她以自己的聪明、贤淑和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，赢得了很多人的同情、关心和爱护，终于从被诬陷、被虐待、被凌辱的境遇中走出来，获得了真挚的爱情，过上了堪称享受型的幸福生活；但她却觉得这种生活空虚，转而去过一种付出自己的才智和汗水的创造型的充实生活，她追求的是一种更高的人生境界。在这同一篇作品里的另一女性刘秀芝，本是一个勤劳朴实的农村妇女，商品经济的大潮把她冲进了城市，她逐步对金钱着了迷，金钱也终于把她的灵魂扭曲、腐蚀。她为了追求金钱、追求肉欲、

追求出国，不惜违法犯罪、不惜诬陷迫害别人、不惜和人私
姘、不惜向洋人下跪求情。这是一个欲壑难填的堕落的灵魂，
是改革开放大潮中泛起的沉浮。两个形象形成鲜明的对照，
寄寓着作者明确的爱憎，也反映了作者对改革开放的深入思
考和正确理解。改革开放不仅要发展繁荣经济，而且更要提
高人的素质；也只有人的素质提高，才能使改革开放走在健
康发展的道路上，这也许就是通常所说的“两个文明”一起
抓吧。作者还常常在他的人物身上寄寓了他对人生的理解，
对生活的坚定的信念。人生的旅程很少铺满鲜花，所多的往
往是荆棘和坎坷，关键在于你是如何对待。何楚生（《桃园
之恋》）作为一个下放知青，在农村的表现是好的，不仅为农
村的建设付出了辛勤的汗水，而且贡献了聪明才智，但由于
极左路线横行和一些心怀叵测的人的陷害，却被夺去了恋人，
几乎断送了性命，最后被关进大牢。作者为他呐喊，同时也
按照他的内在逻辑写出他性格的必然发展：进了大牢仍然
是不屈不挠地奋斗，自学完了大学课程，技术操作也达到了
八级工的水平。他的冤案终于得到平反昭雪。这是一个虽九
死而不悔的人物，他有着顽强的生命力、意志力，脚步永远
是向前走的。这是一个感人的和激人奋进的形象。作者熟悉
他的人物，带着浓重的感情塑造他的人物，所以他的人物可
感可触可见，能使你哭，能使你笑，能使你爱，能使你恨，
能使你奋起，去追求更有价值的人生。

洪俊的作品还有很多可以称道的地方，例如语言的自然、
亲切、质朴、生动；注意弘扬民族文学的优秀传统，娓娓说
故事，作品的可读性强，等等。但最主要的，我觉得是他深
深地植根于生活的沃土之中，是他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激

起了他的创作热情，自觉地为更美好的人生去歌唱、去呐喊，而不是为艺术而艺术，所以才见出他的有益于社会和人生的真艺术、美艺术。我们需要这样的作家，我也相信洪俊会沿着自己走过的道路继续走向远方，开拓出一片更大的丰收之地。

1990.7.17

目 录

序	梁长森
---------	-----

杜鹃——血样的花	(1)
----------------	-----

失去的不仅是爱	(15)
---------------	------

小院静幽幽	(30)
-------------	------

钻石戒指	(42)
------------	------

今天是清明	(50)
-------------	------

那座白色的小楼	(65)
---------------	------

飞来春	(77)
-----------	------

同路人	(91)
-----------	------

皓月当空	(94)
------------	------

埋在地下的红灯	(97)
---------------	------

戴礼帽的小伙子	(100)
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石头疙瘩	(102)
------------	-------

车声	(105)
----------	-------

中餐速写	(108)
------------	-------

窗口	(112)
----------	-------

哦，他病了	(115)
-------------	-------

多情的悔恨	(117)
-------------	-------

送药	(120)
录音机里的对话	(123)
列车长办公席	(126)
外衣	(128)
故乡情	(131)
新楼女老板	(134)
桃园之恋	(216)

杜鹃——血样的花

一

树绿了。草绿了。江南的杜鹃山火红，在千里绿海里跃出血染似的峰峦。

四年前，火车的隆隆声震荡了杜鹃山，飞云岭怀抱中的火车站名符其实，叫山里。山的南麓离车站四十余里，有一座发现不久的铜矿，蕴藏量丰富，又有铁、锡等矿。铁路的设计师们，既考虑到适于铺轨的地形，又照顾到县城与矿藏开发，便把车站镶在飞云岭东侧的山坡上。从此，车站象挂在了山里的一颗明珠，沟通了山外的大世界。

售票窗口刚开，一个戴眼镜的青年走到窗口：“杜鹃当班吗？”

“在站台上。”售票员黄英说完，啪啦关上了窗口。

他对黄英的回答将信将疑。第一次来山里时，他知道他比杜鹃大三岁，工龄虽也不长，杜鹃却要叫她师傅。前年她丈夫在调车作业时，因工作失误被轧死。她孑身一人带着个三岁的孩子，生活够难的。杜鹃为照顾她，经常早来晚去，两个人的关系倒也融洽。自从杜鹃当了路局和省里的先进生产者，黄英看到杜鹃便处处不顺眼，一见面她就拉长着脸，说

起话来冷嘲热讽，象一头不能和弱小的动物关在一起的狮子。青年没有去站台，却直奔杜鹃的宿舍去了。他果然在那里见到了她。

雨后的天空，碧蓝、干净、透明。车站后边的山峰遮住月光，眼前是一片黑黝黝的山影，沉重的轮廓映在淡蓝色的天幕上，显得分外凝重。汽车在山里盘旋，远处不时亮着灯光，在山间忽明忽暗，若有若无，山里的夜更加静谧了。杜鹃和他并肩走到小溪旁停下，月光投下了他们模模糊糊的影子，一对情人心里都感到甜丝丝的。他们都有一些话要告诉对方，但又不知从哪里说起。

“上次到山里，我没有完成用你的素材写一篇报告文学的任务，回去后受到报社乔总编的批评。这次来，我下了很大决心，要做好你的思想工作，不然就无法交差了。你一定要帮助我。”他怕杜鹃不同意，又忙解释，“这不是宣扬你个人的问题……”

“好！”杜鹃毫不犹豫地说，“你明天来吧，我什么都告诉你，还不行吗？”

他没想到杜鹃会转了一百八十度的大弯子，顿时又惊又喜，一把拉着杜鹃的手揉了揉，半天才说了一句：“你，太好了！”

月亮钻进了云里，溪水哗哗啦啦地流着，撩拨着他们的心弦，杜鹃好长时间以来的冷清和孤独感被驱散了。

他该走了，要到黑站长那里递交采访介绍信，还要到一位同学那里住一宿。他说：“明天一早我就来。”

坐了一整天火车够累的了。她留恋难舍，但又不想打扰他，便使劲握了握他的手：“明天，你来吧！”

他踏上了前边的一个山坡。”

杜鹃转了半个身子，看到家属宿舍墙上用石灰水画着的一个个圆圈，心中猛然一凉。那是用以驱狼的圈套。山里常有豺狼出没，有时叼走了羊，咬死猪，拖走孩子……她为他害怕起来。

她痴痴地望着他远去的影子沉思着。他和她存在着各种差异，又遥距千里。可是，他们之间的红丝线竟扯得那样紧。系上这根线的，不是什么月老，而是那次意外的契机。

二

路局的技术表演赛已经结束，过不了多久，杜鹃就要返回故里——那个山区的小火车站。在中国最大的城市里，有让人眼花缭乱的“大世界”；有豪华的超级市场，但对她都毫无吸引力。陪同她来的黑站长完全和她相反，开会时也偷着往街上跑，见什么想买什么，他必须把钱花到翻开口袋找不到一分，才肯回到七层楼上的宿舍。听说这次来他带了一大笔钱。他的小儿子二愣子刚从部队退伍回来，要给他买两套全毛西服。采购衣饰是女人们的专长。黑站长几次要求杜鹃陪他上街，她都推辞掉了。

敲门声。一下，接着又连续两下，很轻，却十分清晰。杜鹃以为是黑站长回来了，忙去开了门，但门口站着的是一个和她年龄相仿的男青年。他个子不高，平头，戴着近视镜，正神采奕奕地打量着她。

“杜鹃，还认识我吧？”

她愣怔了一下，顿时，一种久已朦胧的希冀震颤起她梦

幻般的心弦：“徐文进……”

高中时的一对学习尖子，分别四年之后又相遇了。那时候，杜鹃是数学课代表，徐文进是语文课代表。他俩曾被同学们誉为同样明亮的两颗小星。这两颗小星同在一条银河，又象隔着一条银河。不知从哪一天起，两人几乎同时从内心滋生一种恍若芒刺般的东西，时时戳得人发慌、发急而又不胜羞臊。这无形的东西使他们彼此回避着对方的目光，可又常常对那目光追寻不舍。一天晚上，徐文进问杜鹃：“你将来打算干什么？”杜鹃笑了笑：“没有什么打算。你呢？”

“我要冲出山里。”杜鹃的心猛地一颤，这几个字在她心里藏了好多年，此刻被他一口吐出——字字都是滚烫的。象磁场一样地紧紧牵引着她的憧憬和向往。但她的感情是金贵的，这样的话，她从不肯外露。

窗外春风宜人，忽然一声杜鹃啼鸣，从幽静的山岭传进校园。徐文进即兴背了两句古诗：“九江三月杜鹃来，一声催得一枝开。”杜鹃觉得自己就是那诗里的红杜鹃，简直被徐文进催得要敞开花苞、吐尽全部的芬芳了。

还有一学期高中就要毕业的时候，杜鹃的母亲因病去世，当养路工的父亲又到了退休年龄。老人虽知道女儿失学的痛苦，但还是让杜鹃离校顶职工作了。她开始分配在淮南线上当养路工，山里通了火车。她又被调到山里车站。徐文进考上了大学，毕业后分到这座全国最大的城市。他们各自沿着自己的生活轨道运行。两颗小星不知不觉便分到银河的两边。不是参辰，已成参辰。今日相见，已是一位《铁道报》的记者在访问他的采访对象了。

“你的单项表演我看了，太精采了！一口气背完全国大

小站的站名，里程和票价，真是滚瓜烂熟，熟透了！我一看表，只用了十分钟。”

“那算什么呀，记忆的工具罢了。”杜鹃本想自嘲一笑，表示不愿高攀，不求俯就的自尊、自重，但她笑得很艰涩。艰涩里沉进了难以分辨的酸、甜、苦、辣。

徐文进唯恐把他们之间的距离推远，忙打断说：“别这样说。中学时代的杜鹃叫声一直响在我心里。”

“你又来了，还是那种学生腔。”杜鹃深沉地看了徐文进一眼，她多想沿着过来的轨道，再退回到同一条银河里去啊！但过来的轨道只能供梦魂缭绕，再也拉不回现实的滚滚车轮。

室里忽地静了，他们的心都在怦怦地跳动。

徐文进为掩饰自己的激动，顺手从桌子上拿起杜鹃刚才翻阅的函授大学教程：“你在上函大？”

“嗯。”杜鹃蹙一下眉，“教材寄得不及时，恐怕学不好。”

“这不要紧，我有个同学是搞函授的，教材包在我身上了。”多么简捷的回答。一个多么简单的程式，抛起了似有若无的情丝，把喧嚣的城市和孤寂的杜鹃山轻轻地挽系起来。

三

杜鹃回到山里的第三天，就收到了徐文进寄来的信和函授教材。乍看到报社寄来的大信封，有认为是报社了解杜鹃事迹的，也有人说她给报社写了稿子被退了回来。谁能猜到

这厚信袋所联着的姑娘内心的奥秘呢？姑娘自己也说不清她为啥那么强烈地盼望着它，光知道有十天半月收不到他的信，心里就空落落的。象进了冷却塔内，一下把全身都凝固住了，又象跳进炉膛，骤然把自己熔化掉了。除了每天的日常工作，她还要干好站长附加的差事；象计划，总结啦，各项任务指标的报表啦，计划生育啦，常常把她忙得不可开交。站长的工作安排，都是从她那里计划出来的。有人送她个外号：二站长，怪难听的。尤令她难以忍受的是黄英那种尖刻的人格污辱，“抱大腿唱二蛋”。杜鹃只有把苦水窝在心里。怎么解释呢？黑站长对她确有偏爱之心，每次见了她总是眯着笑眼说话。出差、开会、技术表演，不管路途多么遥远，他都伴送伴回，一次不漏；工作有了成绩，大会小会他都要讲个够。不该得到的娇宠，比不应受到的冷落还叫人难受啊！姑娘常常陷入苦思之中。

站上有两个小伙子休班常到票房去纠缠。站长发现了，瞪起眼睛：“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了，给我滚！”从那以后谁也不敢沾边了。

在山沟里的小火车站，一站之长张口就是“圣旨”，如有不满，小鞋够你穿的。

这天上午学习结束，杜鹃忽然想起忘记订饭，正思谋着如何打发这顿饭，黑站长走过来，叫她到他家去一下。什么事？她猜不出，只好疑疑惑惑地去了。

没进站长家的门就闻到烹调鱼肉的香味。煎炸食物的油锅噼噼啦啦地响，噼哩叭啦刀剁菜案子的响声和着锅碗瓢勺叮哩当啷的撞击声，有如贵客临门。

黑站长招手将杜鹃请进了客厅。里边站着一个穿西服的